

走读新疆

Walk through and Read Xinjiang

尚昌平 著·摄影

回家的途中，有人伤感路途上的孤独，尚昌平之游走，是因为路的孤独。在漫长的路上，她满足于视野中历史的背影和侧面，她期望看到的是历史的正面，这是一种解读历史的方法。

Walk throug and Read Xinjiang

新疆是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一部古老的书,因此,解读新疆,方能完整地解读中华民族的历史……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

走读新疆

尚昌平
■ 著
■ 摄影

我身不由己地走在路上,趁我还能走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读新疆/尚昌平著.-成都:四川民族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409-3219-8

I.走… II.尚… III.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9966 号

走读新疆

ZOUDU XINJIANG



尚昌平 著·摄影

出版人	罗 勇
策划组稿	凌 文 战 琦
责任编辑	战 琦 凌 文
特约编辑	张寄波
整体设计	NEAREST·最近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) 四川民族出版社
电 话	87734151(发行部)
邮政编码	610031
印 刷	成都经纬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230mm×157mm 1/16
印 张	11
字 数	220 千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09-3219-8/I·467
定 价	36.00 元

■版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她走在理想之途^[代序]

马大正



1997年春,我主编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边疆探察丛书》一经问世,即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,使我深受鼓舞,由此也更为关注有关边疆考察书籍的出版情况。大约在同年夏秋,偶然在书店发现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丛书,一套五册一次购下拜读。五位作者有两位女性,其中《荒原有爱》的作者即为尚昌平。一位小女子,能跻身在徒步走遍祖国山山水水,表现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,勇于同严酷自然和生命极限挑战的壮士之列,这是昌平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。

此乃闻其人之始。

人世间,能闻其人不一定有识其人的机会,能实现两者的过渡,是一种缘份。

1999年4月14日在北京,我参加席殊书屋组织的“中国西部探险丛书”出版座谈会,出席者的名单上尚昌平大名列于其中。经主持人介绍,我看到了坐在会场一角,穿着朴素,文文静静,像个平常大学生的尚昌平。

会议结束时,我们认识了。坦率言,轰轰烈烈与文文静静,面对眼前的尚昌平,我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和平衡点。只能用一个难得的奇才来自圆这一矛盾的印象。

不过自此之后,昌平小友我是记住了。

又过去四年有余,2003年7月初我突然接到昌平的电话,要相赠她的新著。几天后,一册散发着油墨清香,署有

她走在理想之途

我没法看清那样一种恐惧,人想直冲站在那儿的地方,在那里,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,没有飞鸟,小虫,植物,水。我在夜间行走,如果听觉灵敏,心中会感到有一些安慰,因为知道有活的生命与我同在……

昌平独特签名的《西出阳关》到了我的案头。

虽说那段时间百事困身,我还是读了三遍:浏览、精读、重点的读。所感所思颇多。简言之:当刮目相看,还有刮目相看后的惊喜!

刮目相看的感受从何而生?昌平不满足于行程中的浮光掠影的记述,而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,坚持读万卷书,终于为读者奉献了自己行中思、思中行的结集。她的执着、她的勤奋、她的思考,确乎让我刮目相看。

刮目相看后又何以让我惊喜呢?

惊喜之一,从感性而言是她与我边疆考察足迹的重合。昌平的多次新疆之行,所到之处,除楼兰遗址我与之失之交臂而无缘踏勘外,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,昌平所历诸地,我都不止一次到过。当然,要自愧不如的是,昌平是以步行为主的踏勘,我则是以轮代步的“走马观花”。两者艰辛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,给个人的印象、体验,并由此引发内心的震撼,也是差之万千。但毕竟我们属于走在同一条路上合格的和不合格的“行者”!

惊喜之二,从理性而言是昌平对“漂泊探险”、“独行考察”文化内涵的感悟和思考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。思考所迸发出思想的火花,我称之为行者哲学的思考。行者的昌平,将自己定位于“文化的边缘人”,其实,她的实践、她的思考早已跨越了“边缘”,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人!

我在“边地文化探踪丛书”的《写在前面》中曾将当代的边疆探险、考察分为漂泊探险和文化考察两类。前者重在肉体苦难和心灵自由的体验,后者则重在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探求。其实两者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,只要做到互补与互融,当代中国边疆考察就将有一个大的发展。昌平是一位将漂泊探险注入文化考察内涵的成功的实践者。

昌平给我留下另一个深切印象的是其散文之美的回味。

我以为散文之美不在于词藻的华丽,而在于作者心灵呼喊在读者中引发的震撼力。这种震撼力给人以沉思,以回味!

也许是生活经历的某种类同和行者路程的重合,昌平对一些精神



和物质的独特感受,于我不仅是回味,而是共鸣。

我归之有二:

一是,孤独。身处沙漠戈壁中的孤独,孤独的极致是恐惧。

昌平如是说:“我没法说清那样一种恐惧,人要真正站在那里才知道。在那里,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,没有飞鸟、小虫、植物、水。我在夜间行走,如果听到狼嚎,心里会感到有一丝安慰,因为知道有活的生命与我同在。那里只有天空、雅丹台地,自己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心跳……”

这段文字唤醒了1999年我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五彩湾一段亲身经历的回忆:极目所至除了灼人的阳光照射下的戈壁大地,寂静笼罩一切,唯一听到的声音是自己的心脏跳动,即使纵声高喊,也得不到半点回响。这种孤独,这种由孤独而引发的恐惧,是莫名的,可却是极其强烈的。虽然明知在四公里周缘有同伴在,有车队在,他们正拎着水向我走来,也难以摆脱由孤独产生恐惧的强烈冲击。

我钦佩时时被这种恐惧笼罩着的戈壁中的独行者。他(她)们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强者。

二是,幸福。什么是幸福,100个人有100种的理解,100种的追求。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。昌平理解并追求的幸福是什么?“我很幸福。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,想去的地方我就去,想做的事情我就去做。”真是朴实无华的坦言。是的,能做自己想做的事,这是幸福。如果自己想做的事做成了,并证明于社会是有益,得到了社会的承认,那是幸福的升华!

我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感受的。

昌平的行者之路还要走下去,昌平的行者哲学思考当然还将深化、完善、成熟。我更期望并相信,记录昌平行者足迹、心迹的作品将会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……

Content

[目录]

3 她走在理想之途 [代序]

8 末代萨满 16 那拉提 24 丝绸结

30 捞玉 36 饕 42 流泪的胡杨

48 高山塔吉克 54 石头城裸记

60 喀什老城 68 买罪者 72 让木头歌唱的人

78 英吉沙小刀 80 我心仿佛 86 阿艾石窟悬想

目录



92 昭怙厘寺 98 克孜尔千佛洞 108 古渡巴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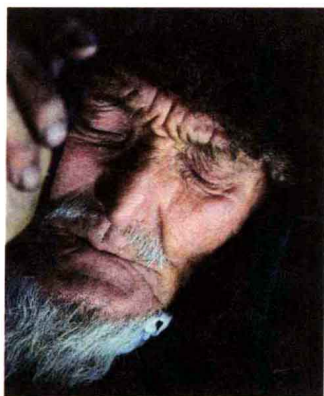
114 吐峪沟断面 120 驿途的村庄

128 重返底坎尔 134 康家石门子岩画

144 记录烽燧 154 塔里木河一声忧郁的咏叹

162 不归的锡伯人 168 三座清真寺

176 后记



86岁的热素力是享誉遐迩的哈萨克族萨满师(哈萨克语称“巴克斯”)。他被认为是草原上最后的萨满。

末代萨满

两匹马，一前一后走在幽昧的深谷。

谷顶丛生的灌木遮天蔽日，怪石遍布谷底，长满了厚厚的苔藓，散发出潮气。这条哈萨克人放牧时经由的间道平时很少有人走过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空空荡荡、冷冷清清。

86岁的萨满师热素力像一个独行侠催马赶路，似乎忘掉了我的存在，也许，他从马足匀实的踢哒声感应我跟在身后。

这条博格达峰北麓的谷地，是地质第四纪冰川活动形成的冰槽谷。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流动冰川倚势蜿蜒于山地之间，并将巨大的山石遗失在狭窄的谷道。大自然的想象力创造了这条谷道，但却忘记了清除路上的积石。

哈萨克牧民春天的时候将羊群赶到山里，按时令推算，他们已经转场到了夏牧场。路过春牧场的时候，热素力还特意地观察了山地间的草情，今年是个干旱的年份，牧羊人转场的时间要比常年提前了半个多月。山里的草场极为分散，虽然草场并不归

属每个牧民，但每片草场的使用却早已约定俗成。

我们到达的草场是半山围起来的一片洼地，这片草场叫羊泉，据说，是牧羊人转场路途中歇脚的草场。山涧有一条溪流，雪水在草地中央汇聚出5平方米左右的水泡子。可能很久没有降雨，坡上的草已经枯萎，露出了一块块褐色的焦土。

我不知道萨满师热素力能否将这片草场回黄转绿，毡房里病魔缠身的一位阿帕（哈萨克语：母亲）能否康复，但热素力正是为此而来的，两户牧羊人家看到热素力就像见到救星一样，簇拥他走进毡房。

按照哈萨克族古老的传统，草原上的萨满师是一种神职，孤独徜徉在草原帐落之间，在萨满师看来，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才敢行走孤独。萨满师的授业大都是口传心授，只有极少的萨满师是子承父业式的嫡传，但无论哪一种传授方式都要经过特定仪式的认可。

萨满师无疑是部族人群中的“个类”，只有那些悟性极高，且具有胆识的少年才可能培养成为萨满师。在萨满师的身上兼有人和神的双重身份，这种介于人神之间的身份带有原始宗教的神秘性。

萨满师一生都在为冥冥中的神所驱使，萨满师在神界和众生间都有



末代萨满热素力在弹唱萨满曲，他所弹唱的古老萨满曲，在草原上已成为绝响。



哈萨克人的夏牧场



山坳里的帐落人家

自己的位置。不过,人群中他是坐立的,而在神那边是跪匍着的姿势;萨满师的人格形象完全被双重的身份重新塑造,在部族人的心目中,萨满师是神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;最起码,他是沟通人和神的桥梁,人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走到精神彼岸,受到神的庇佑。

萨满师热素力像坡顶上的一块石头,面朝东方,迎候夏日的清晖。那是一种古老的祈祷仪式,太阳是原始宗教的起源,萨满教早期崇拜自然物,承认世界实体的存在。

但这个精神支配行为的神职渐渐脱离了原始宗教,萨满师崇拜的已不再是自然界中的日月,而是将自然现象予以神秘化,变成超自然力附在自己的身上。谁也不知道热素力的内心有多少承天接地的东西,他究竟和空中的神有何接触;天高,山高,他老迈的身躯已经不能随心前去了。

非物质性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事物的存在,让萨满师陷入无法排解的痛苦。在太阳、月亮、山河、动物、植物都未被精神神化之前,对物质世界的憧憬萨满师也曾有过。而一旦将自然物赋予神的色彩,人世的一切便混淆模糊,最终坠入不可知怪圈。但原始性认识的不可知,尚保留合理的成分,一个谨慎的萨满,他的一生都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走钢丝的人。

晚饭后,萨满师热素力并未入睡,脸上显露出一个老人少有的焦虑。



牧民们虔诚地等待萨满师治病

夜里，他几次走出毡房，徘徊在月光之下。他不停地朝天穹挥动着手臂，拍打着周身的关节，在草地上狂跳，好像要甩掉一直跟着他的影子，那是人神合力与恶魔鏖战前的征兆。

翌日凌晨，牧民集中在病人居住的毡房里，除了两户牧民十余口人之外，尚有闻讯而来的其他牧场的求医者。随着最后一个人走进毡房，毡房门被紧紧地关闭了，穹隆式的毡房顶只留下锅盖大小的天窗，平日六口之家的毡房，被三十多个人撑得胀鼓。

萨满师热素力不停地在火堆上添加木柴，半干的松木冒着浓浓的青烟，整个毡房烟熏雾绕。

热素力怀里斜抱着一把琴，那把琴的音箱以剖割的葫芦制成，是张了两根弦的拉弦乐器。琴体上镶有两面琴镜，随着琴左右摇晃，将所有人的面容映在琴镜中，像是在验明正身，那实际上是一具驱魔的法器。

萨满师的声调同那把琴冥应契合，音声沉郁而恐怖。热素力显然情绪激动，放下琴弓，以手剧烈地弹拨，混响出琴鼓厉声，和歌声也由低沉变得高亢急促，直至疾呼狂噪，那堆炭火随着震颤吐着火舌。



热素力怀里斜抱着一把镶有镜面的琴，随着琴左右摇晃，将所有人的面容映在琴镜中，像是在验明正身，那实际上是一具驱魔的法器。



哈萨克少女



热素力纵身攀上通往天窗的木柱

驱魔以哀婉乞诉开始，又以凛然浩歌与魔论理抗争，愤怒的终曲隐含着人魔之间不可避免的格杀。这一出人魔对白，激发毡房里的人与萨满师同仇敌忾，也让苍穹中的神听到牧民的祈祷。天窗上的烟雾渐渐散去，短暂的寂静恭候着神的降临。

热素力跳足围着火堆跳跃。火，在萨满师看来是太阳神在世间的化身，具有荡涤一切邪魔的威力，当热素力双脚踩在炭火上时，火焰已经赋予他神圣的力量。

毡房里的牧民显得异常镇静，他们对这位走在火堆上的老人充满了敬畏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怜惜和同情，尽管热素力每次趟过火堆时都会飘起一股刺鼻的肉焦味。在这座神化的毡房里，我感到神在受难。

热素力在火堆中钳出一块通红的铁板，挺在病妇的面前，他的舌头从铁板上舔过，口中雾化出一片水汽，乘水汽未散，热素力的双手用力拍打着病妇的额顶，魔祟将在拍打中被逼出。座中问诊求治的牧民，像一根根木桩接受拍打，随着热素力一起一落的手掌，将神力灌注到每个人的灵窍，一张张灰白的面孔似乎泛出希望的生机。

一座小小的毡房里，究竟有多少魔，只有热素力自己清楚。他挥动着铁板，不停地击打赤裸的前胸向魔示威，毡房里的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大汗淋漓的热素力苦战犹酣，他要将所有无形的魔统统从天窗驱逐出去。

热素力的声音已经嘶哑，面孔带着难以察觉的痛楚，巡视毡房里获

救的人。然后，他纵身攀上了通往天窗的木柱，从毡房顶纵身跳下。

毡房的门被打开，痴坐的牧民如在梦中，一动不动。

草场上的热素力在狂奔、在追逐，他要让惊散的魔永远都不敢回到这片草场。炎炎烈日下，他像死鱼一样摔倒在草甸上，蜡黄的脸庞不停地抽搐，口角带着一丝痛苦中的微笑，那是一具胜利的躯体，是一个搏杀的勇士身受重创后残躯的舒展，躲在一旁独自呻吟。

散落的羊群都静静地站在山坡上，好像一块块白色的石头。

我并不懂得萨满师在由神向人复原时需要独自静息，我只知道，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需要有人照顾，对于一个异乡人，本无禁忌可言——即使是受到责怪。其实，在热素力趟进火堆的刹那间，我曾试图制止，但那要比撼动一棵大树还要难，现在，这棵烧焦的大树就倒在我的身边。

泉水滴在热素力的脚上，脚底上的炭灰一点点被冲掉，露出黄褐色的胼胝。那是他七十多年萨满生涯的本色，这双脚自从13岁踏上第一道火堆后已经不属于热素力肉身，变成了赴汤蹈火的神器。我尽量将手中的水壶举得高些，任由泉水飘洒而下，让那毫无知觉的双足从炭火中复苏。

那位阿帕的病情并未好转，可是她的家人已不再担心，留下阿帕一人在毡房。但阿帕仍在发烧，脸烧得通红，出于常识我给她服用了退烧药，并用酒精棉擦抹为她降温。忽然有一丝不祥的阴影从脑际掠过，倘若阿帕的病情加重或有不测，我将被她的家人视为这片草场上未驱尽的最后一个魔。庆幸的是，阿帕的烧渐渐退去，在我的搀扶下走出了毡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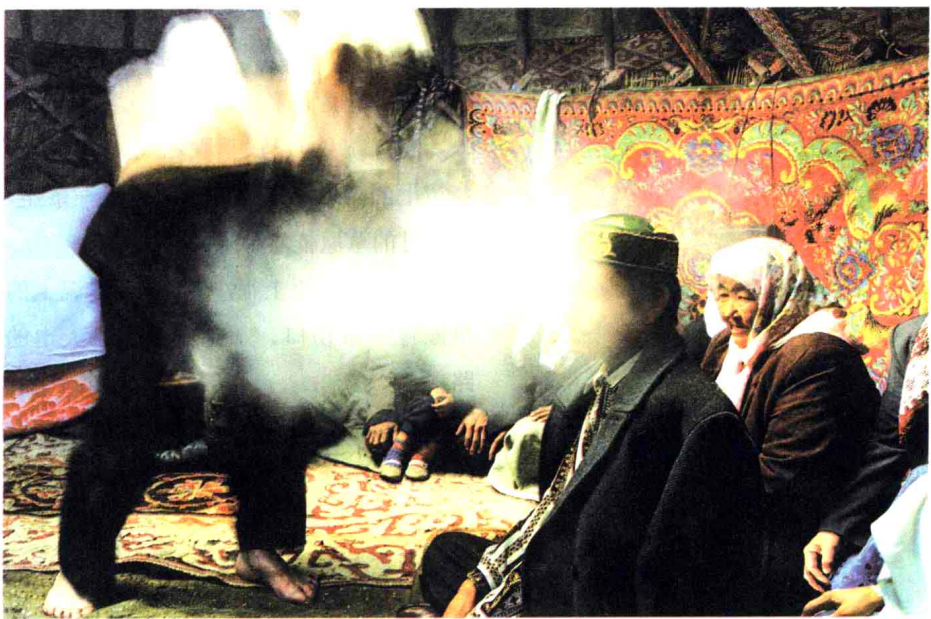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拜访这位草原上神奇的萨满师，我追随他进山曾遭拒绝，当我看到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揭去后，才知道，人和神是可以用真诚的感情沟通的。

两匹马并辔而行，热素力面带欣悦，在时明时暗的峡谷里，丝毫看不出是炼狱中走出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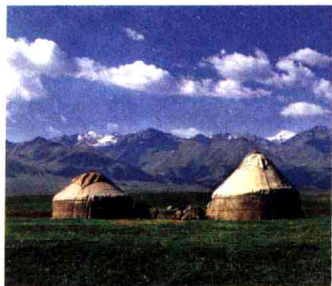


谷底遍布生满苔藓的怪石

挤马奶



萨满师从火堆中钳出一块通红的铁板，他的舌头从铁板上舔过，口中雾化出一片水汽。



山上的草原离天穹是那样的近

那拉提

七百年前，有一支蒙古军旅向这里走来，黑暗中看到血红的夕阳，士兵狂呼：那拉提！意思是见到了太阳，那是从层峦叠嶂的幽暗山谷中走出来的心境。

同样的山路，七百年后踩在我的脚下，隘口豁然，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绿，我犹豫，该不该让一双沾满泥浆的足履践踏在草原上，我忽然想到了飞翔，因为成群的马儿迎面飞驰而来。

没有鞍具的马，驰骤如飞，马蹄挂着草苗上的露水，人趟过的地方是一条路，马走过的草原依然翠绿。

那拉提草原上很少有路，裸露泥土的草原像一条伤口，那是留给伤心人走的路。

那拉提草原有会飞的马，会飞的还有哈萨克人的歌声，草原上空萦回着无形的飞歌，骏马和歌声象征着两只翅膀，擎托起哈萨克人的梦。

那拉提草原襟山带河，山泉密布，溪流如织；花草葱郁，林木森森，如此宜人的